

因为爱情

这份爱情
像是一杯可爱的奶味布丁
回味起来有满满的
香和甜甜的暖……

上

YINWEI AIQING

南官夭夭

作品

别让
幸福
擦肩而过



他们的初遇，算不上美好，甚至有些糟糕
但，这却开启了他们生命中唯一幸福的机会
他们也许开始得并不纯粹，但是庆幸，他们彼此间有份纯粹的爱
也许，从第一眼开始，他们便晓：此生有你，再无寂寥
听说，这种感觉，叫作爱情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

*Don't let love
pass*

因为爱情

上

YINWEI AIQING

南官天天
作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因为爱情：全2册/南官天天著. —南京：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4
ISBN 978-7-5399-7478-1

I. ①因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33148号

书 名 因为爱情
作 者 南官天天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戚兆磊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王睿佳
版式设计 孙顾芳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351千字
印 张 28
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，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478-1
定 价 49.80元（全二册）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第 一 章	有生之年狭路相逢·····	001
第 二 章	逃不掉的命运曲线·····	024
第 三 章	重新追求·····	048
第 四 章	埋藏在心底的爱恋·····	071
第 五 章	躲不开过去·····	096
第 六 章	暧昧的访谈·····	121
第 七 章	爱的誓言·····	147
第 八 章	情动·····	172
第 九 章	缘至时至·····	194

YIN WEI AI QING
因为爱情



目录^上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^下

C O N T E N T S



因为爱情 YIN WEI AI QING

第 十 章	劫后余生·····	221
第 十 一 章	许你一世温柔·····	246
第 十 二 章	遇险·····	274
第 十 三 章	我爱的是你也爱我·····	301
第 十 四 章	被唤醒的伤疤·····	327
第 十 五 章	再遇熟人·····	353
第 十 六 章	惊险一幕·····	380
第 十 七 章	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·····	410
第 十 八 章	番外·····	437

第一章

有生之年狭路相逢

C市机场，当飞机降落的那一刹那，梁真真心里涌起了万千感慨。阔别三年，她终究还是回来了，回到了这块曾经带给她噩梦和伤痕的土地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三年时光，她发狠般地充实自己，甚至连周末和节假日都不放过。当其他同学都出去购物、谈恋爱或者出游时，她却泡在图书馆和自习室，这期间她除了主修自己的专业新闻学，还辅修了自己最喜爱的舞蹈学，两者兼得。

这三年的时光她过得很充实，每天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只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孤单就会像藤蔓一般将她紧紧缠绕，让她透不过气来。噩梦也时常伴随着她，梦里面那个男人冰冷怀疑的眼神和讽刺难听的话语，以及那个来不及出世便化作一摊血水的小宝宝，在她脑海里回放、交叠，将她惊出一身的冷汗，只能无助地抱着被子瑟瑟发抖。

还记得刚来学校的那会儿，有一次无意中听到梁咏琪的那首《原来爱情这么伤》，她抑制不住自己心中汹涌而来的悲伤，蹲在地上哭得稀里哗啦，让她从她旁边走过的同学目瞪口呆。其实她何尝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泪流满面，徒惹其他同学好奇的目光，但是她忍不住。那种揪心的疼生生地撕扯着她，让她站立不稳，泪水更像是决了堤一般，没有止境。

我睁开眼睛却感觉不到天亮
东西吃一半莫名其妙哭一场
我忍住不想时间变得更漫长

也与你有关
否则又开始胡思乱想

我日月无光忙得不知所以然
找朋友交谈其实全帮不上忙
以为会习惯有你在才是习惯
你曾住在我心上
现在空了一个地方

原来爱情这么伤比想象中还难
泪水总是不听话
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
太多道理太牵强道理全是一样
说的時候很简单
爱上后却正巧打乱

.....

只想变得坚强强到能够去忘
无所谓悲伤只要学会抵抗

.....

所以，她在心里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变得很强，尤其是要提升自身的能力，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女子，不用依附任何一个男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

后来，她听佳妮说，在自己离开之后，他便查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并发动所有的力量找自己。听到这些，她并没有觉得有多开心，只是觉得造化弄人——有些伤害一旦发生，便是无法弥补的痛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化解的。更何况，他们之间还横亘着一个未出世的孩子，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
佳妮还说，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将沈珺雅惩治了一番，力道不是很重，只能算是给了她一个教训，这让她很不满意。

不过这样一来，沈珺雅的坏名声也就传开了。自此以后，沈珺雅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彻彻底底地当起了深闺怨女。

梁真真倒不见得有多恨她，可终究无法对这件事做到展颜欢笑。恨一个人太累了，她不想让自己整天都活在一种仇恨之中，她害怕有一天会被仇恨吞噬了内心，那样就迷失了自己。

沈珞雅的事跟他有无关系她已经不想再去过问了，是他指使人做的抑或不是又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？她已经决定重新开始，便会抛开过去的一切。

她和他，注定已成陌路。

至于叶成勋，佳妮说他自动请调到外地去了，一年才回家一次。听到这里，她唇角勾起一抹薄凉的冷笑。他的做法既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叶妈妈，基本上让那个温暖的小家分崩离析，逼得自己远走他乡，而他也由于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和道德的谴责而不得不逃离了C市，将体弱多病的叶妈妈一个人留在了C市。

还记得那天晚上，她和佳妮通电话，两人聊了很多很多。最后收线的时候佳妮犹犹豫豫了好一会儿不知道要说些什么，自己居然鬼使神差地问了她，还要求她有话就说，别吞吞吐吐。

唉……想来如果她不问，佳妮也不说，估计她现在还在曼哈顿没回来。

“真真，叶阿姨住院了，医生说她是过度操劳和旧病复发，情况很严重。而且，她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，很可怜。”佳妮的语气有些沉闷。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她的声音有些发颤。叶妈妈是个好人，她儿子犯下的错跟她一丁点关系都没有，想必这三年来她也过得很不好，要不然也不会过度操劳，当年的事情她肯定也知道了。

梁真真的心里划过一抹淡淡的苦涩。她终究是逃不过亲情的羁绊，也无法狠下心来对叶妈妈不管不顾，毕竟她养育了自己十几年，她是真心地对自己好、疼爱自己，不掺杂一丝一毫的杂质，也正是由于这份伟大的母爱，她狠不下那份心。

“有两天了。”

“我明天回去。”她声音淡然。

大洋彼岸那端的薛佳妮明显兴奋了，声音激动不已，“真真，你说你要回来了？真的吗？人家可想死你了，日思夜念，都相思成疾了！几点的机票？几点到？咱叫上葛爷一块儿去机场接你。”

“定好之后告诉你。”

梁真真心里暖暖的，这三年来，她也就跟佳妮和葛爷联系得勤，偶尔季梵西也会给她打电话。最让她意外的是大三那年，沈博生居然来学校看她，两人就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厅里坐了一会儿。他没有在她面前提沈珞雅，也没有问什么原不

原谅他之类的话，只是问她过得好不好，习不习惯这边的生活，还特意给她带了一箱家乡的特产过来，临走时，只是叮嘱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

目视着他的背影，她忽然就想起了初中时学的一篇课文——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那里面有一段描写是父亲蹒跚着穿过铁道爬上月台去给儿子买橘子。当时读这段的时候她就在想自己的父亲究竟在哪儿。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会不会为自己的子女做这种简单而平凡的事。

如今，看着那一箱从家乡带过来的特产，而且里面装的都是她爱吃的，突然之间就感觉到眼眶热热的，心里无声地说道：爸爸，谢谢你。

跟着人流缓步走出机舱，呼吸着这个城市熟悉的味道。一别三年，它倒是变得更加繁华了，机场好似重新翻修过，一切都是崭新的面貌。

两个小时前，帝豪斯集团六十八层总裁办公室内，一身黑色衬衫的滕靳司满脸疲惫地靠坐在沙发上。这三年来，他没日没夜地思念那个柔弱娇美的小女人，发动所有的力量找她，可偏偏她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。三年来，他根本就得不到有关梁真真这个人的半点消息。

除了发狠地工作，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抵抗住那份刻骨的相思。自从小鹿离开以后，他的睡眠质量更是直线下降，似乎又回到了遇到她之前的日子，经常失眠到很晚，而且容易做噩梦。梦里面的母亲就像是狠心的巫婆一样将他抛弃；梦里面的小鹿更是让他揪心，她泪眼婆娑地向他摇头，说她是被冤枉的……

他很想说：我相信你，只要你回到我身边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可小鹿只是哭，一步一步地往后退，直到……万劫不复。

“老板，刚才机场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您的专机突然出现了一些故障，暂时无法起飞，如果维修的话至少得延迟五个小时，而纽约那边的Dennis先生正在等着和您签约，只怕……时间会来不及。”南宫辰突然走过来，熟悉的声音打断了滕靳司的思绪。

“那就订最近的一趟航班。”

“是，属下这就打电话问问。”南宫辰连忙拨了个电话给机场那边的负责人，得知一个小时后有一趟飞往纽约的航班，从这儿赶到机场大概要半个小时，所以时间刚刚好。

坐在开往机场的车上，滕靳司揉着眉心问道：“还是没有小鹿的消息吗？”

南宫辰很果断地摇了摇头，“没有。”

他也很奇怪梁小姐这三年究竟去了哪里，怎么就像是凭空从人间蒸发了一般一点音讯都没有，难不成是改了名字，换了新身份？

虽然一次又一次地失望，可滕靳司还是忍不住每天都会问，生活总是要有延续下去的希望不是吗？

他心里明白小鹿肯定恨极了他，要不然也不会消失得这么彻底，根本就不给他一丁点挽回的希望。每每想起她委屈伤心的眼神，自己的心也跟着痛起来，小鹿，只要你回来，我为你做什么都愿意。

过去的事是我错了，因为我的不信任，你就这样凭空消失。离开我的这三年里，你过得好吗？如果老天爷再让我遇到你，我一定不会再放手的，我会尽我所能去呵护你、疼惜你、爱你。

机场大厅里，三个女孩兴奋地拥抱在一起，似乎有太多的话要说，可一时之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，眉宇间染满了喜悦和开心，就连嘴角都是微微翘起的。

“真真，一年多没见，你越发水灵漂亮啦，果然是学舞蹈的啊！整个人的气质上升到了一种我们无法超越的层次，飘逸脱俗，清新雅致！”薛佳妮激动地说道。这三年来她借旅游的名义去看过几次真真，因为去的国家多，再加上她机灵，倒没有被滕靳司的线人发觉。

梁真真嗔瞪了她一眼，揶揄道：“这要让人知道你就是现在C市最红的电台主持人小落，估计会惊掉一帮人的眼珠子，跟你温柔缠绵的声线太不搭调了。”

“噗！我早说了，靴子是标准的两面妖女，别看平常大大咧咧，无所顾忌，一旦投入工作，就完全变了一个人。那声音，每次都听得我鸡皮疙瘩起一身，肉麻兮兮的。”葛茜附和道，表情丰富搞怪。

薛佳妮龇牙咧嘴地瞪着两人，“你们两个……找打是不是？”她边说边作势抡起手臂准备打她俩。

“哎哟！瞧你这副张牙舞爪的样子，改天我帮你晒晒微博？曝光下您的真面目？”葛茜挡住她挥舞过来的手臂，笑得一脸张扬。

“明天的宣传方案你还想不想要呢？”薛佳妮恶狠狠地说道，揪住某人小辫子的感觉好爽，可以随时拿来威胁。

此话一出，葛茜立时噤声，并不忘狠狠瞪一眼某个笑得一脸得意的女人。都怪自己一时鬼迷心窍，找她帮忙宣传这一期刚出炉的杂志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哪！

看着她俩耍活宝的样子，梁真真忍不住捂嘴偷笑。刚上大四那会儿，两位好

友就走出校门找到了各自心仪的工作，佳妮在C市最有名的电台做起了她自己喜欢的主持人，而葛爷则进了本市的知名杂志社“名扬”，从市场部的一名实习生渐渐编入了正式员工，并很得上司欣赏，很不错！

时间一晃，大家都工作了。其实她也刚在纽约面试成功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，只是偏巧叶妈妈病了，她只能舍弃那份有着优厚待遇的工作回国。如果可能的话，等叶妈妈的病好之后，她想她还是要离开这儿的。

“走啦，我好怀念立芳斋里面的美食，每每想起来，我都会忍不住流口水。在国外都很难吃到非常正宗的中国美食。”梁真真感叹道。

薛佳妮帮她拉着行李箱，“那当然啦，原汁原味的才是最好的。真真，你这次回来应该就不走了吧？”

葛茜亦满脸期盼地看着她，说道：“国外再好，也比不上家里。”

仅这一句话，便将梁真真这几年来武装起来的心防击溃了，她眼睛里好似进了沙子，涩涩的。她深呼吸了一口气，“我会考虑的。”

“在杂志社混迹了一年就是不一样啊！说话都文艺范儿了好多，啧啧啧，咱们葛爷也开始走起淑女路线了。”薛佳妮从旁打趣道。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感伤，真真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应该高兴才对。

“你丫都开始往‘萌妹纸’方向发展了，我还不得赶紧响应党和人民的号召，迅速地迎合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？”葛茜哼唧道，同时瞥了她一眼。

“我发现你俩斗嘴的功力日益见长，词汇量越来越惊人了！”梁真真刚才的感伤瞬间被击碎了，她发现只要跟她俩在一块儿，自己的心情就会变得很轻松很愉悦，能忘却很多烦恼。

三人便这样一路笑闹着走出了机场大厅，今天薛佳妮开着她老爸送给她的火红色法拉利跑车来接好友，要给她接风洗尘，她们三个要好好地大吃一顿。

黑色加长版豪华卡宴缓缓停在机场泊车位，滕靳司睁开眼睛，墨黑的瞳仁里有几缕血丝，显然是经常熬夜所致。他伸手揉了揉额角想要缓解连日来的疲惫。

“老板……”南宫辰小声说道，对于老板这三年来拼命三郎一般不爱惜自己身体地疯狂工作，他非常担心。关医生还有滕老夫人都劝过老板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可依旧无济于事。他知道老板是因为过度思念梁小姐，心里愧疚，憋着这一股难受的情绪没法排解，只能借助工作来发泄。

唉……自古多情空余恨，此恨绵绵无绝期啊！也不知道梁小姐什么时候才能

出现，什么时候才能原谅老板，再这样下去他真的担心老板的身体会撑不住。

滕靳司一路都是目不斜视地走着，直奔他的贵宾通道。就在他即将过安检时，他忽然回头对南宫辰说道：“你刚才有没有听见小鹿的声音？”

啊？南宫辰一脸的呆样。他刚才一直在为老板感伤，压根就没注意四周的人和物，反正跟他也没有关系，看了也等于白看。

对于这个问题，他很怀疑老板是因为过度思念而出现幻觉了——梁小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明摆着不可能啊！

“没有。”他很果断地摇了摇头。

难道真的是我出现幻听了？滕靳司心里纳闷，可刚才那个声音曾出现在他梦里无数回，怎么可能会听错？他凝眉沉思着。

是小鹿！一定是小鹿！他的脑子突然清明起来，转身就朝机场外面疾步走去，任凭南宫辰在外面怎么呼喊都不搭理。南宫辰急得满头大汗，老板彻底魔障了！他觉得老板已经成了惊弓之鸟，一听到什么响动就以为是梁小姐。

“老板，还有二十分钟登机啊！”他不忘提醒自家英明神武的老板大人，这可是要赶着去纽约洽谈签约事宜的，耽误不得啊！

滕靳司的心思早就飘走了，一心只惦记着那个熟悉的声音，对于南宫辰的大吼大叫不以为意。当他赶到门口的时候，正好看见一辆火红色的法拉利疾驰而过，那副驾驶座上的人儿不是小鹿又是谁？

她那如黑色绸缎一般的长发被她给剪短了，比以前多了一丝成熟和妩媚，也更漂亮了，嘴角勾起的淡淡笑容更是让他移不开眼。

“小鹿。”他再也控制不住潜藏在心底的那份思念，只想着再也不能放手了，再也不能放任她从自己身边消失。

可那辆车压根儿就不搭理他，速度越来越快，转眼就要消失。他急得失去理智，抬腿就追了上去。可他跑得再快也不可能追得上跑车，终究还是看着她消失在自己眼前。

梁真真正正跟好友们聊得开心，突然听到有人喊了一声“小鹿”。

这是某人对她独有的称呼，这低沉磁性的声音她熟悉得一辈子都忘不掉，早已深埋在她的心中。她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瞥一眼后视镜，可硬是忍住了。

“真真，他……在后面追。”薛佳妮从后视镜中看到了在后面飞速奔跑的男人，可他的速度怎及得上跑车？徒劳无功而已。

梁真真手指绞在一起，嘴唇抿得紧紧的，一言不发。纵然她是个念旧的人，

可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便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，她没有那种跨过去的勇气，更不想重蹈覆辙！那样刻骨铭心的爱一次就够了，她经受不住第二次。

薛佳妮见她不说话，便明白了，脚一踩油门，加快了速度，将滕靳司甩出了视线。

停留在原地的滕靳司急得有一种抢一辆车追上去的冲动，看着小鹿再次消失在自己的眼前却无能为力，这种感觉非常不好，让他恼火。他拿出手机拨通南宫辰的号码，让他立刻、马上滚出来，并将车开过来。

南宫辰有一种预感，难不成老板真的见到梁小姐了？然后他被梁小姐狠狠地骂了一顿？

当他看到老板站在路中间面罩寒霜的模样，南宫辰心里不由得敲起警钟，忙打开车门讨好地说道：“老板，请上车。”

滕靳司大步跨上去，“开车，追上去！”

囧，追去哪儿？您能给个明确的指示吗？这样含糊不清的说法我脑袋有些转不过来啊，咱比较愚钝。南宫辰不由得腹诽起自己的老板。

当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，南宫辰弱弱地问道：“老板，请指示方向。”

滕靳司也知这样盲目地在大街上绕肯定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。不过C市是他的地盘，他想要找一个人，非常容易。

“查查叶家和沈家的最新动态，我想知道小鹿回来的原因。还有，她和薛佳妮、葛茜在一块儿，想必这两女生一直都知道小鹿的下落。只不过她俩演戏演得很好，居然被她俩蒙混过去了。”

“老板，不是她们演戏演得好，是您终究下不了狠心，其实您有很多种办法都没有用。”南宫辰低声接话。

是啊！纵然再想念小鹿，可也不能为了找到她而不择手段。就像对沈珺雅和叶成勋两人，以他的行事作风绝对会让他们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可一想到他们再恶毒、再贱，那也是小鹿的亲人，她心地善良，肯定不希望自己对她的亲人赶尽杀绝，所以他手下留情，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毕生难忘的教训。

然而，让他没料到的是，沈珺雅喝醉酒后居然意外地被附近建筑工地上民工给盯上了，这事还真跟他搭不上边。用黎子的话说，沈珺雅哪会在意这种事啊，人家早就是身经百战的人了，就当是玩了一次角色转换而已。

“回滕宅。”滕靳司突然开口，他要回去告诉奶奶小鹿回来了，这件事如果

有奶奶的帮忙可能会事半功倍。

“是。”南宫辰依言掉转方向朝滕宅驶去，有滕老夫人的参与，想必会很有趣。

立芳斋内，三个女生寻了处雅致的包间坐下，点了满满一大桌好吃的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、口水直流。

对于梁真真这样一个三年没有回国吃过地道美味的吃货来说，她原本打算回来之后的第一餐要彻底豁出去，不计形象地大朵快颐一番，可她的好心情都被那个男人给破坏了。为什么一回来就见到了他？她心里顿时生出一股烦闷。

薛佳妮和葛茜都是聪明人，一眼便看出了症结所在。两人对视一眼之后，同时微不可察地叹息一声，表示无可奈何。这是真真心里面的结，旁人是没有办法帮忙的，只能通过时间让人慢慢淡忘。

“真真，今天这一大桌都是我为你点的，尝尝这个麻婆豆腐虾，他们家新出来的菜品，味道很不错喔！还有你最爱吃的鲫鱼，用蒜粒茄子烧的，喏，香辣龙虾、糖醋里脊、水煮牛肉、红烧鸡翅等等都是你爱吃的菜，今天可得给我放开胸怀大口吃哈！”薛佳妮笑咪咪地说道，还不忘给好友夹菜。

“我可以打包吗？”梁真真看着这满满的一桌菜，可怜兮兮地问道。她有那个全部吃下去的心也没那么大的胃把它们都装下。

薛佳妮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不可以，必须全部干掉！”

“噗！你当这桌上的都是你敌人啊！还全部干掉？唉……温柔的女纸背后总是潜藏着剽悍威武的一面，让人不可小觑。”葛茜啧啧感叹道。

薛佳妮不怒反笑，揶揄味十足，“当然啦！就像某人一样，剽悍的外表下其实潜藏有一颗嗲嗲的心，老公，人家好想你……”她学着葛茜平时跟她男朋友打电话的口吻，惟妙惟肖，尤其是声音，比之葛茜还要缠绵三分，酥得人骨头都麻了。

葛茜浑身鸡皮疙瘩落了一地，没好气地睨了一眼好友道：“你找打是不是？这三年来追你的男人可不少。据我所知，其中有一个姓关的更是锲而不舍，时常跑来学校慰问你，你这钢铁一般的心就没有一丁点动摇？哼哼……可别想背着我跟偷偷发展，必须时时汇报最新战况。”

这句话成功吸引住了梁真真，她咬着鲜美可口的龙虾肉问道：“我怎么听着葛爷的意思，佳妮你动心了？”

“真真，你可别听她瞎胡诌。八字没一撇的事也被她瞎掰得像模像样的，简直是唯恐天下不乱。”薛佳妮轻咳了一声掩饰心底那一丝小小的慌乱。说实话，

她自己都有些搞不清楚对关皓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感情，明明是不喜欢他那种嬉皮笑脸没个正经的风流公子哥，可这三年来，他总是隔三岔五地出现在自己身边，就像个牛皮糖似的赶也赶不走，真是恨不得打他几下。

她曾经仗着自己是跆拳道红带，想将他撂倒，好让他知难而退，结果没料到 he 一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医生居然身手非常了得，轻而易举地便将她制服了，还……趁机吃她豆腐！

一想到这儿，她就觉得很愤慨，头一次没把人摔倒反倒让自己陷入劣势中，还被吻了个天昏地转。虽然事后她甩了他一巴掌，骂了一句“臭流氓”，可她的心情还是很糟糕，有一种说不出的烦躁，总感觉所有事情脱离了预定的轨道，朝着一种未知方向发展了。那种不熟悉的感觉让她本能地想要抗拒。

“可我还是很想知道那个男人是谁？能扰得咱们佳妮心乱的人真的很稀少，我的兴趣都被勾起来了。”梁真真一副很感兴趣的模样。

“咳……这人，其实你也认识。”葛茜不自然地咳了两声。

“我也认识？谁啊？”梁真真笑盈盈地问道。

“就是那个很讨厌的关医生。郑重声明，我对他没有动心。”薛佳妮叹了口气，其实她没告诉真真也是有原因的，毕竟关皓黎跟滕斯司的关系不一般，提到他，真真势必会想到某男。也因为恨极了某个负心男，她对关皓黎也没啥好脸色，经常指桑骂槐。

梁真真吃惊地张大嘴，她以前是有想过关医生和佳妮成为一对，而且关医生也说过要追求佳妮。可她以为那只是说着玩的，却没想到他是来真的，是挺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。

“哦。”她应了一声，便低下头闷声扒饭。如她俩猜想的一样，她想起了某个男人，那个让她心伤的男人。

薛佳妮瞪了一眼葛茜，好似在说：都怪你多嘴！

葛茜回她一个“你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”的表情。她用眼神劝慰佳妮：真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脆弱，她只是需要时间去适应而已。

一顿饭吃完，梁真真抚摸着圆滚滚的肚皮，笑道：“好久没有吃撑了，好爽！”她知道好友们担心她胡思乱想，便用这种方式告诉她们自己很好。

“傻姑娘，谁要你一下子吃这么多的，想吃的时候咱们可以随时来。”薛佳妮瞪了她一眼。

梁真真笑起来时会露出颊边两个可爱的小酒窝，甜美动人。她放下筷子，拿

起纸巾擦了擦嘴，“知道啦，以后我就傍上你这个小富婆了，吃喝不愁。”

葛茜连忙举爪，“还有我，还有我，咱俩一块儿傍她，骗吃骗喝。”

“滚你丫的！”薛佳妮龇牙咧嘴地扑向葛茜，葛茜连忙往梁真真身后躲，三人笑闹作一团，好不开心。

愉悦的中餐过后，梁真真便准备去医院看望叶妈妈。薛佳妮和葛茜嚷着要陪她一块儿去，她盛情难却，再加上自己有些近乡情怯，心里似乎有道难以迈过去的坎，有好友陪伴她会觉得心里踏实。

对于叶妈妈，她心里始终是有歉疚的。一别便是三年，她从没有给叶妈妈打过一个电话发过一条短信，只因为她害怕自己抗拒不了那份亲情，更不想将自己的行踪暴露，便只能拜托两位好友偶尔去看望看望叶妈妈，代替自己尽一份孝心。

越走近病房门口，梁真真心里的那份怯意就愈发强烈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突然有些害怕敲开那扇门，迟疑了两分钟，她终究还是抬起了手臂。

几秒钟之后，里面传来一道虚弱无力的声音，“进来。”

听到回应，梁真真的嗓子瞬间哽咽。这还是叶妈妈的声音吗？怎么听起来那么的苍老？一瞬间，她心里五味杂陈般翻涌着，轻轻地推开了门。

叶澜一连在床上躺了几天，浑身筋骨都酥软了，趁今天稍微好了一些，便下床走动走动，给自己倒杯水喝，听到有人敲门还以为是护士来给自己打针。

然而，当门打开的一刹那，她整个人都呆住了。三年前她看到报纸后惊诧得无以复加，不明白养女和儿子怎么会躺在一张床上还被拍了照片，而且下面的报道更是污秽不堪，将她心目中乖巧无比的女儿形容得像个水性杨花的荡妇，说她爬上过很多男人的床，说她下贱、不要脸等等，各种难听的词汇都应用上了。她压根就不相信报纸上说的，第一时间给儿子打电话，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她清楚地记得他抱头痛苦的样子，说出的话更像是晴天霹雳一般在她脑海里轰炸开。

“妈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被人欺骗了才做出这种伤害真真的事。我爱她，我原本以为这样做就能让她彻底摆脱那个男人，回到我的身边。当时沈珞雅也跟我说得很好，还说真真是她妹妹，她不会害她。她那样的人我本来就不应该相信的，结果铸成大错。”

叶澜手指抑制不住地哆嗦起来，勋儿对真真存了那种心思她并不反对，只要真丫头也喜欢他，两人情投意合地结为夫妇，她也乐见其成。可没想到的是儿子居然是单方面的喜欢并且采用了如此极端的方式，她顿时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气恼，平生第一次打了他一巴掌，“你就是这样对你妹妹的？跟别人合起伙来陷害

她？爱？你配说这个字吗？”

叶成勋也没料到一直温柔贤淑的妈妈会发这么大的火，只得连连道歉，“妈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打我骂我也好，都是我的错。”

“打你骂你有用吗？是能换回你妹妹的清白还是能当做这件事从未发生过？”叶澜声音哽咽地说道，“那个叫滕靳司的男人又是怎么回事？真的如报纸上说的那样吗？”

叶成勋承受不住妈妈的逼问，便将所有的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，包括真真为了那笔庞大的手术费出卖自己身体的事。

叶澜立即瘫软在沙发上，当初她就有疑窦，可没料到事情会是这样。真真怎么会这么傻？傻孩子，叶妈妈宁愿不动那个手术，也不要你去出卖自己的身体。

得知这些之后，她只觉得万分对不起女儿。真真承受了那么多的苦，却还要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她一怒之下将儿子赶走了，说看着他就心里难受，只要真丫头一天不回来，他也不准再踏入家门一步！

“真……丫头。”她声音颤抖地喊了一声，手指哆哆嗦嗦地放下刚拿起的杯子，她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见到朝思暮想的女儿。难以掩饰的欣喜和铺天盖地的愧疚交织在一块儿，让她不能轻易上前。

叶妈妈果然苍老了很多，两鬓都染上了些许白发，她心底有些发酸，有什么东西忽然之间涌进了眼眶，热热的。

她声音有些哽咽，“叶妈妈……”

听到这声熟悉的称谓，叶澜再也忍不住，踉跄着走上前，满是皱纹和老茧的双手抖索着抚摸上女儿瘦削的双颊，她只想立刻知道她这三年来过得好不好。

“你这个傻孩子，太傻了……”叶澜喃喃着，眼里闪烁着泪花，一想到她为了替自己筹措手术费而出卖自己的身体，心里就像是被人捅了一刀似的疼。她一直把真丫头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对她好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。这孩子从小就长得招人疼，而且她本来就想要一个女儿，可没想到她对她的好都成了这孩子报恩的理由，真是太傻了。

“叶妈妈。”梁真真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地开始汹涌澎湃，世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变，唯有亲情是亘古不变的，不论孩子走得多远，父母的心永远牵挂在他们身上。这是一份无私的爱。

叶澜将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女儿紧紧抱在怀里，声音哽咽，“叶妈妈都知道了。傻孩子，你怎么能够把所有的委屈都藏在心里面呢？叶妈妈年纪大了，治不